

TNC 5241.27 / 3234 (14)

14

14

46444

高安文獻志卷之十四

傳州二堂碑

三

王

宣和二年十月發青溪入賊入抗梁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  
 克天子為出禁放竹大臣討平之初青溪阻山為賊吏不時制放刻  
 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界人民由是東南皆時守  
 州令品者繼比壞運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與  
 軍折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信州境萬  
 不戒如吾民何即亦金帛募士增陣浚津備戰制具按蹊遂所通者二  
 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德慶起其屬高志臨討以軍政條便宜  
 置十餘上耳以計策告官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復南東軍張  
 其項之矣安源關化慶以兵信和有信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  
 於是信州數百里皆為賊區若居其中都而諸將皆嚴與王高二侯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四

碑

信州二堂碑



甲集

汪龍溪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  
 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  
 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  
 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  
 篳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  
 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隄脩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  
 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  
 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浙東軍張  
 甚須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  
 於是繚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

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旣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裒益毆人爲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襲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旣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乃築室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

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扭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選悞譎張筆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爲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關建北擾宣饒則錐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信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答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竝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旣二年而鏹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歌曰惟帝興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扭于不平有不能

訓肅呼以驚奮厥端蟬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答矯矯禁旅統之  
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優在  
列咸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孽衆爲不聞曰此制者  
吾疆懼紛乃理隍壁乃哀選鋒爰按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  
之一遇鑿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  
俞哉唯女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乃作華屋躬  
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眉客粥粥  
間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貼於塾危士曰君  
材維試之仇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  
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按愈發源人舜舉

太傅廬陵謝文靖公碑

程北山

天元八年秋秦符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度淮十月陷壽春又陷  
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督石冠軍將軍玄輔國將軍琰等帥

師距之而衛將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總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肥  
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金城車駕遂幸金城  
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焉十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  
勢張甚上下慄慄不自保大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  
衽之憂方是時無疆艱恤實大投于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  
而內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畫一二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泰山用  
能以八萬之師殄百萬之寇如石投燬寧遠威遠繫公之休昔祁奚內  
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勲蕭何舉宗從事蓋以杜疑問之萌未有一舉  
三親而不自以爲嫌一門三帥而人不忘其泰談笑之下變危即安者  
公之功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  
某官父諱某故大常卿公生而穎異年四歲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  
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沈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  
器益以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立誓悠然有終焉之志司徒

府揚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郎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十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爲司馬尋爲吳興太守辭一無所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入受顧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總關中書事文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頃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符堅敗進拜太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宮室丘墟百年前日符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畧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素志於是詔以公爲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州諸軍事假黃鉞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公雖太保縣公詔不聽

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既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請旋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慰勞還公京師疾遂篤丁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日賜東園秘器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疋贈太傅諡曰文靖粵某甲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錄肥水之勳更封廬陵郡公既寔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決不沒則是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公性體道與不迎不隨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遲東土未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託命於公及在朝廷獨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茂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桓溫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軌畢至溫來赴葬大陳兵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不知所出公既見溫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溫曰某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爾不敢加害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然後可以任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為重執天下安危之幾臨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誠足以眇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揆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為世婦則有子曰瑤官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琰為征虜將軍望蔡公孫若干人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隍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力能肩之其力維何非賁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手挈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實維其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幡然赴之不迂不違因理王度不吾不尸有暴如温有寇如堅處之談笑大沮以顛覆軍鎬京延首思復六合垂一斯人無祿公初北征鎮于新

城繼權夫位盡室以行須此畧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西州之門有乞其庸斯人永懷有救公功公功匪居惟德之餘東山或夷德風不渝按金陵志謝太傅墓前有白碑無字相傳以為此山此豈觀而作之者邪

休寧顏公山碑

羅鄧州

顏公山在休寧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顏公嘗隱於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東曲折而為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常較一月憑高以望可見黃山而其所迤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今纔去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為山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穴處有平地無類五畝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迥尋丈竊意凡穴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墾之而僅為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



上愈高愈遠緊故謀始者不能捨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顏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於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遊者未嘗携脯醢而有禱於龍者義不擊鮮於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蛇虺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為職用力勞今乃有不忍其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禁及其請於內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麩代牲人無敢茹葷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龍池嗜欲非公莫能知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為鯉未知其為龍後人既別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婦默禱公往往賜之兆朕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群兒中以顏為小字者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文如此山舊無公像建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公誌公亦非必

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洲僧伽之像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僣釋之間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部郎高郵吳升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圓來脫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為今年過七十不似衰昔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吳師禮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權寓焉亦登第於是權之姪中及其從姪况敏其叔之為者申以丁未歲入太學况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謂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人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立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貌姑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權輿正在一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邪予既因權之請為作碑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秦此群龍嗟龍之德與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蟲能蟲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地精神

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豐曰誰命之必歸於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  
志讀書即此山中恣然而來尚其或逢

歎黃墩程忠壯公廟碑

羅鄂州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  
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鬻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孳臨  
陣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  
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得志富  
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隨官留止不能復遠使  
其子孫為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  
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  
奉太守蕭隱以得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  
高祖名號既立者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固以定  
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

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既匯為湖其清可鑿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  
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  
是古矣永旱必求求必應比近祈報常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為  
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像以棲神設牀以安像非棟宇無以拒旁風  
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鄉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知神出三代  
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庶於時為稱乃以其年月為  
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  
則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及我者耳與目不接  
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為未足助於此乎立廟是非  
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知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  
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一鐘鳴魏  
氏以從大饗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樂公起起儀同義烈

兩出節并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安曰容冠劍作勞儼如在宮其  
在于鄉壇壇是飭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  
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祚古今異時器非豆  
登虛設壇陟泰畚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憑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  
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黃羊之下牲升于堂樂作于廡以齊以肅以  
拜以俯我公比隣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  
配食一代有污暨隆不如鄉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  
石維廟之始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羅鄂州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  
烈女勅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  
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脇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  
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木即死猶擇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

餘年願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  
里有黃鶴山州人之墓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  
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  
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  
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  
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其則侵尋於非  
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怒至於殺人以求之璧如當書  
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  
失身喪偶亂倫滅類亦何可勝數而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  
倍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  
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  
婦之微而齒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

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負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父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鬼泯漠不靈美考其初則生相邇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爾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亦又出於詩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召南正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

自終況為男子何忍觸而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脩飭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

師山曰予觀張烈女廟碑及陶令祠堂記

開化龍山顯祐廟碑

方鳥山

程之先有大功於趙國朝聖神傳緒無極究厥所元微夫人力不及是於是廟於絳賈誠信侯自元豐始有曰靈洗者仕梁為相國諡忠壯墓祠于欽邦人神之於是廟于黃墩賜號世忠自嘉定始淳祐二年七月詔衢州開化縣立程巖將之廟于龍山額曰顯祐從其邦人之請也按程譜曰巖將諱旭字明甫國初人誠信忠壯之裔嘗出畝而遇虎騎以歸呼家人語之曰吾死當為明神後葬龍山歲適苦旱見夢父老曰吾為祈於帝得旨矣厥明早雨歲以大熟自是鄉有困厄必禱于墓疫厲而飲土以愈寇盜而見旗以捕蝗飛而倏滅苗稿而復甦此其靈響之大畧也聞諸典禮有功於民則祀能捍患禦災則祀謂忠臣烈士

也自洛平暨史之說起蜿蜒虺蜴之微皆加以像設豕蹄危酒之奉率  
寄之禍福詭異誣聖浮怪失經朝家徒以民故影響附會隨其建請而  
加封崇焉於是禮典旣而民志亂矣若神之世牒有功於開國之先神  
之英靈肇跡於建國之時與國同一氣脉則為國捍患禦災予以延續  
民命萬年無疆列聖在天克有九有之師神其與饗之巍然廟食三方  
相望豈他祀比哉都顯號極封品其誰曰不宜乃為祀神之歌以侑牲  
俎焉其詞曰

稽鼻祖兮造皇基微一核兮蘊而倍之歷千餘年兮始大分玉葉兮金  
枝宋靈德兮在天伯休父兮裔亦綿血食兮宜與饗况軒冕兮蟬聯偉  
爾孫兮特起將虎頭兮鞭虎之尾虎逝焉兮安歸儼英烈兮已不死願  
力重兮遊帝居請于帝兮願為國郭匪郭國兮民實司命凶禍殄災兮  
其甦魂土兮扁倉神旗指兮蚩尤遁藏癘鬼兮避三舍何憂農兮旱蝗  
渺晉絳兮胡封六龍移御兮東南為宮祖拱扈兮蹕所孫率職兮焉從

歎衢兮近口歸雙聖朝兮雄峙與國兮同休永相我民兮自今以始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

甲集

碑

婺源朱塘晦菴亭祠堂碑

許山屋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况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鉦兄弟子姪既公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爲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九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扁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怪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爲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爲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

然當時師友之函丈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為己為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為譁眾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此之故歟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為仕途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為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壁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傲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為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

游子悲兮故鄉駕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自芳昔吾夢兮斯境莞一笑兮徜徉宜為亭兮水上以領畧兮風光去之兮幾何季子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蕙殺烝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薌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友兮弟兄超忽兮來八荒髮鬣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

晉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方虛谷

東晉元帝肇興江左在位六載三改元建武一大興四永昌一初以周祀為會稽都尉顧榮為豫章都尉分兵定東土新定東陽信安等六郡既平以鎮東軍謀襄州刺史程公諱元譚為假持節新安太守大興二年己卯也良二千石以愛懷之受代請留竟不得去卒於郡永昌元年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驛路之旁歛之程氏自此始墓前有雙石人至今無恙土人因名其地曰雙石程氏自黃唐三代迄于漢魏世有名人蕃衍碩大而居于洛水者最盛故天下之程皆出於廣平歛之程氏號黃墩程自洛水徙東晉而後歛程氏又獨盛於天下蕭梁時有儀

同忠壯公靈洗以武勳顯南史有傳太守十三世孫也至唐有檢校御史中丞都使公遷檢校祭酒巖將公洵兄弟八房愈盛碩茂又忠壯公十三世孫也都使巖將兩房居休寧以口都使房又十世而端明殿學士贈少師必為嘉定寶慶名詞臣有洛水集行於世嘗按古跡得太守雙石之墓獲視之四世矣大德改元丁酉秋巖將房十三世孫深甫歸自北方汎掃以口先塋上及忠壯墓而太守雙石之墓卒難物色或者偽為契券相貿易矣訪求久之風雨不輟又十二月十有七日始至其地求墓道弗能得越十日賴毗隣父老於深雪中微得其處又十日過其處見浮土覆雙石上麥苗芄芄然深甫以金幣贖之乃會集親履剷除耕植自晉壬午至今戊戌一千三百十七年晉新安賢太守神道始復歸於程氏噫嘻豈不偉哉雙石既歸而深甫宗人崧克紹銳意樹表作祠且給守塚者食極其心力用成深甫之志抑嘗思之古之葬者藏而已矣自有棺槨以來一抔之土愈富貴者愈不能保其藏曲阜孔林

以聖人而後能以吾歎雖小有古墓四回之先方氏仙翁墓在歙之東鄉後割為睦邑在今淳安縣學前自漢至今忠烈廟汪王墓在今郡北七里雲風橋自隋唐迄今然皆不若程氏有晉太守墓又有梁忠壯公墓居古跡之二而深甫於茲不惟能克復其先墓又能輯睦其宗而禮遇之凡程姓者不問其為閩學邁之後尚書大昌之後丞相元鳳之後一切與進飲食教載無踈遠卑賤之分則何其用心之篤實忠厚至此極也哉是皆可書以為後來為人裔孫者之勸故特為之書

洛西書院碑

程文憲公

洛水出京北瀍舉山東流至熊耳禹道之又東至今河南永寧之長淵相傳即出書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為洛西韓嶽烏喙明月金門諸峯列其前嶠嶢鹿跡鳳翼諸峯擁其後國初賈尚書損之辛徵君愿元員外好問揚轉運與陳叅議賡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學其間下邳庸齋薛先生玄繼至風教大行弦誦之聲交于州里孝友之行被乎蜀



牧諸老既謝薛公云沒學者儀儀莫知攸歸公之家嗣翰林直學士友  
諒思續前志式承遺則割歲入之奇做書院之制爰建義塾用迪教事  
乃經乃營甫涉寒暑上則先聖先師堂陞有崇像設有嚴下則師承有  
養講肄有序學者彬彬粲然復興又購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  
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養之所延祐元年春國子監以聞陟義塾為洛  
西書院五賢堂為伊洛精舍書院置山長一人領之秋九月以從集賢  
大學士陳顥之請詔翰林學士承旨劉賡書其額以賜於是山川澄鮮  
日星浮動紳珮翔舞稚童嗷歎若神龜之文始出熊耳之源載滌若諸  
儒先復生而親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此然自三代以來庠序學校  
之制不廢後世又推其意為之書院精舍教養之術備矣而學者闊踈  
聖人之道寢遠寢微何哉人情役於所利風俗變乎所尚有非聖人莫  
能制者皇上踐阼赫然發憤誕修聖人之政廣厲學官之路將俾闕里  
之俗達於海表矧河洛輿區平薛氏之舉忠孝兼之矣初薛公以郡教

授為檢察使督衛輝河南節運轉運使尋謝病講學洛西中統中王文  
統用事以平陽太原宣撫使召不起以河南提舉學校官印綬即家授  
之亦不拜著易中庸解皇極經世圖聖賢心學編諸書以終友諒居官  
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以致其治嘗請陞周程諸儒從祀孔子既建  
書院精舍又構禹廟長淵之上以箕子配薛氏之學可識已書院之成  
撫洪範語名其堂曰彝訓東西序四齋曰好德遵道叙倫明義尊洛書  
所自出也嗚呼是五者聖人所以建皇極參天地立民命於斯者可徒  
以決科射策為學哉友諒既多上賜屬刻辭于詞臣某謹作詩曰  
遵彼洛汭瞻言禹跡洋洋其淵其止湜湜九源既滌九法攸錫於皇時  
命作我民極惟極之建哲王所務惟建之艱惟教之懼譬彼流水必東  
其注溼之汨之洪流四駑神禹不作仲尼素王轍環天下我心憂傷而  
氏無言予墨子揚倬矣周程爛兮景光我皇聿興天地與侔時夏輅殷  
樂虞夏周有洛之西羣儒所游翼翼薛公其音孔休人遠言存誰續誰

祠詞林之老天子之史爰抗儒宮于洛之里教之食之丞我髦士大臣  
上言天子命之其名孔嘉惟其稱之彼愚彼頑此政訂之永協于極神  
其聽之

婺源州新建韋齋先生專祠口碑

江順德

朱文公於婺源猶孔子之於魯也孔子沒而異端熾經籍熄道之不明  
不行甚矣然孔之宅在魯壞之而不壞者唐虞夏商周之道統寓焉千  
五百載而下吾朱子得有所據著書立言以惠後學帝王之道由是以  
明國初左丞魯齋許公首得四書而表敬之朱子之道學由是大明延  
祐初聖天子崇尚經術以鄉舉里選取士一是以朱子為宗於是二帝  
三王之道靡所不明靡所不行朱子之功大矣前吏部韋齋先生於文  
公為父於鄉土為師夫何文公沒未百年祖壘之隸鄉都者夫人得而  
侵之韋齋故宅在婺源燬於火析為民舍幸以韋齋之名其井者不改  
不胥淵乎其甘文公之子孫歷告有司州里不以道脉與念更四政而

不克復士君子之心為何如今知州干侯文傳下車公牒交不  
曰其承朱子之學原來是邦朱子先廬祖壘之當復其何敢不肅且  
宋太守韓公補建書院於紫陽前江東道按察使廬公摯前縣尹汪公  
元主建書院於婺源俱事文公以專祠尚淹韋齋於羣祀子不先父食  
禮得無歉乎乃集諸老覈韋齋之故址議韋齋以專祠聞風服義願歸  
舊疆者不令而行汪君景周以前令尹之孫起鄉祠之念慨捐已帑資  
以遷復故地從其履為步若干鳩工構祠庭室門廡楹若干買田以給  
祠事為畝若干經始於元統甲戌月日告成於乙亥月日其為祠也北  
枕州市南面重岡周其垣以屬于門盡官地以拓其衢升斯庭也眺仰  
之間川流山峙為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昭著書院祖壘相繼以復一總  
諸祠偉矣惟邦若干侯得奉宣之要務汪君景周襲故武之當為道所  
以明所以行又如此文公而神游乎鄉土寧不為之憮然邪漢文翁早  
為循吏傳首者起學宮招子弟除更徭爾今干侯為州吏民畏服用及

期年治績已著而頽悴之民所望於侯者又寧止於此哉刻石篆記固有大千筆在然見而知者未若吾徒之悉大道之行故老彫謝後死者何幸身親見之不揆昏耄僭述輿誦以為口碑云

婺源三梧鎮汪端公祠堂碑

汪文節公

婺源芙蓉嶺之東麓古有三梧鎮鎮立汪端公祠公歛著姓越國公十三世孫也唐季公父以兵馬使守婺源公其次子分戍三梧逆巢肆虐所在為盜區公以勲臣子膽勇過人練兵擊賊捍禦掩捕莫敢闖境衆賴以安自中和迄景福歷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既沒鎮人追思不忘構祠報祀署曰端公從官稱也凡兵戎雨暘疵癘之虞被祉免焉宋至道中歐陽文忠公行部款謁有感植雙杉誌之繕葺惟謹鄉先達王公汝舟王公炎江公事天皆有記澤民之先環珠使君於公為元居五鎮兄弟墓俱在大田昭穆有譜甚詳至正戊子冬展墓曾宗道三梧懋齋溪峯繼列秀岡阜四合縈以流泉衍以

膏壤族處豐文獻可徵祠當巖險之口負坎面離萃奇畜靈敬饗宜延宜矣公裔孫神秀奇跡浮屠氏取資於醫孜孜根本倡出緡錢借族之人新之明年己丑十月工告畢工棟宇深廣靈栖允寧衆割田若干畝以奉烝嘗而某夙夜董役効勞德本具石徵記田之區畔勒諸石後用垂永久澤民群從子姓也曷敢以無文讓乎先王之制祭法有五公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功德在民鄉里祠之子孫保之宜在祀典惜乎當時無能陳其忠烈錫命爵號闕焉顧位卑職微不能信既往之堦塞材薄辭鄙復無以發不朽之幽潛祇自慙焉爾雖然歷唐迄宋遺黎毀壤悉歸職方其聞家顯胄承續不延者有之我汪氏詩書忠孝文武勲庸彰灼簡牒非前人積累之厚安能致慶若此噫嘻嗣孫繼今以往尚思克肖克勵克光克昌廟食百世馮馮翼翼其可以無憾也夫謹述與修之由系之以詩并刻之具家乘者不書其辭曰

姿英烈兮不譽賈吾勇兮無前時孔艱兮兵相挺折衝搜捕兮扮掄以

全流矢墜兮奮威怒沒為神兮靈公著幽冥一理兮永垂休祐枝葉碩  
茂兮安樂我士五嶺聳兮鴉峯迎表獨立兮新廟成彼濬祠兮何福之  
憑公精忠兮報則未盈鳳笙兮鼙鼓蕙教兮椒醑文運昌兮偃武靈馨  
德兮終古

歙潛口張許二將軍廟碑

程默南

徽州治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歙西三十里曰潛口有張許二  
將軍祠莫知其建立所始居民數百家依神以為安水旱疾疫患難之  
不期出入謀望必禱焉無不響應每以歲三月二十八日群集祠下割  
牲灑酒張樂薦獻以娛神用答天貺父老相傳其來久矣至正十一年  
夏紅巾賊犯郡縣大肆焚掠祠亦隨燬明年賊平逃匿山谷之民咸歸  
復業營葺垣屋復建祠故址以接神事之如初潛口之山川本之黃山  
盤礴深秀張許二將軍又唐世忠臣守睢陽以抗安史之兵誓死猶為  
厲以擊賊其英風義氣凜凜如在且其流行天地血食萬世豈獨睢陽

有雉廟哉韓文公稱其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渡江淮  
則江淮以南尸而祝之亦其所也况徽歙地靈神所憑藉民所歸嚮祭  
則受福有必然者祠之復建也某人出錢以倡之里中子弟起而和之  
常乞靈於神而客京師者某人率其黨共歸財以助之祠成視舊壯麗  
有加將嶽伯申述其事請記予素服神之烈又嘉歙人事神之勤故為  
書之因繫以樂神之祠三章俾并鑿諸石其詞曰

坎坎鼓潛山下雲為車輪風為馬兩兩霞旌啓前路神之來兮誰敢侮  
潛之水鐘鏜鏜瓶香照几鑪吹香蕙殺蘭藉奠桂漿精意翕合神顧享  
鐘鼓希絲管奏山川深奇耀華構我民事神無間舊神無我遺錫我福  
壽

黟橫岡重修汪王廟碑

汪環谷

古者盛德必百世祀有功於民恒在祭法矧禦災捍患能福其民者乎  
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驍勇并禦一方暨唐高祖削平

區宇遣使送款朝廷嘉之授以方牧封之越國是時四海鼎沸群雄蜂  
起擄數州之士竊名字者不可勝計爭地爭城晝夜戰鬪斬艾倉生若  
雞草管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王俾其境內之民得追鋒  
鏘如處承平之世邦人追思其義在在立廟祀之不忘水旱疫癘有禱  
輒應蓋七百年於此矣自宋迨我朝甲錫王爵徽號八字崇於海濱恩  
秩寔隆蓋王之功德在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遐久而不怠也縣橫  
岡故有廟歲久墮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  
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廡為屋一十六楹棟宇弘麗丹漆輝耀肖像尊  
嚴軒牖踈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史某居之以職熏修之役儀  
鳳割田十畝俾某世食其入而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  
請予文勒諸麗牲之碑乃叙其歲月而系以迎饗送神之詩厥田疆畝  
列之碑陰詩曰

桃源之山兮點之水民思神德兮萬世無已廟成奕奕兮有寢有堂

稜畫飛兮丹碧焜煌神之來兮縣兩蚪旌旗若雲兮靈風蕭颯黍稷馨  
兮芼蘋牲牢肥膷兮沈齊清醇福我壽我兮俾耆而艾五風十雨兮物

無疵瀘我民報祀兮彌靡被神之澤兮光無垠

義有所不為此事之至難而不可以兩全者也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坑  
降卒四十萬又前後斬虜四十五萬其殺人若草菅然王莽以外戚  
受封制都遂竊國柄視棄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斃之他日賜劍杜郵  
傳首宛城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後之壽仁道義可為求蓋矣隋大業之  
亂天下豪傑並起各為長雄互相吞噬殺戮無虛日淮越國注公集果  
殺保州里遂乘款官抗陸嬰饒六州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逮天下既定  
奉表於唐高祖賜詔褒嘉命為方牧保全始終子姪顯融蓋其仁足以  
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為者也予獨怪唐臣編史比於王莽劉守  
華陽郡代王而高祖起兵大原既已私幸晉陽宮人又殺劉守華長  
安陽郡代王而高祖起兵大原既已私幸晉陽宮人又殺劉守華長  
獨梁師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省已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  
乎吾邦未得子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自喻婆王其起雖不義而  
與敵者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自喻婆王其起雖不義而  
事未成則書曰兵起故隋末自喻婆王其起雖不義而  
人得而誅之故唐書曰兵起故隋末自喻婆王其起雖不義而  
故辨而論之以告後之修史者當以綱目為法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甲集

祭文

祭河瀆文

汪龍溪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雲霓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  
 笞群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  
 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啣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饑為嘖蹙  
 也纓繚萬屯懼枵腹也神寧忍予倦揮沃也虛呵起難費升劑也詔恩  
 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陸宣公祠堂祭文

程北山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丑具位程某謹以  
 清酌奠散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再僨再起  
 至于德宗四海瘡痍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而  
 贅而浚而膏腹心內離手足外搖蹶盤不治上下無交一夫奮呼魚服

以跳公丁此時爲國親臣亂之未生也固已察齊公之將病亂之既生也則又起號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間不容穽倉皇莫振憂辱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廢仁義然直而不訐剛而能濟据正而不迂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蓋施之未之盡也某也不佞忝茲守符實公故鄉墟里既蕪始揭公像爲此世模英風凜然過者必趨仰高山其安放豈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爲公而歎歎尚饗

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

朱奉使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祀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旣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竟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未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涕詔言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

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文

朱獻靖公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篤生至人公用策仕樞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羈手攀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天亦耆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國勢安危廷議中忒有懷必獻曰此予責帝在淮海始初清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適英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謂當期願難老永錫執醜乞言福我王國云何一臥濠告易箦邦人涕洟朝野太息嗟我冥頑多難所嬰避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嗇之年勲著王室公昇銘章黼黻金石幽室是歲以詔無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來從執紼帝懷元老天不憖遺奠觴一哀豈獨吾私

祭故相趙忠簡公文

汪文定公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臨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

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僅脫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為  
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漬酒之彥而劉峻廣絕交之書吁嗟此  
風何獨今日念嘗游於幕府忍自比於路人奠以告哀言不盡言按史  
相死未產喪過郡公為文祭之遣三卒相送道出欄州草檄希秦檜  
意効公阿附死黨符移訊鞫徧收行囊求祭文已付之火事乃寢

歸新安祭奠文

朱文公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與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增深所願宗  
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霑茲陰酒散之奠惟告  
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養

祭告遠祖墓文

朱文公

維年月日遠孫喜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二十公制  
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  
封塋所寄奉守弗虔他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震懼願于有司鄉評亦  
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謹謹告

祭內弟程允夫文

朱文公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內弟吉州  
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  
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  
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  
俱安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  
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痛哉以吾允夫  
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邪予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  
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允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卒卒  
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  
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張亭錫文

羅鄂州

頃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溢于文詞周禮春



秋最先賓貢自茲秀異繼興者多抱其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着  
青衫頗欲出奇命輒不偶平生讓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昭代夜  
靜琴冷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徵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願兄弟  
信爲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重我百紙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  
莫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  
浪闊將子實來豈吾精神自爲變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  
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反徐君先沒心雖相許時不待人  
解劍墓樹古人所咤臨風浩歎送此一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  
也豈不悲哉

祭張南軒先生文

吳文肅公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報國遺言惓惓於君子  
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  
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其主不自爲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

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己豈惟知己一世所憾士夫軀模國  
喪梁棟嗚呼蒼天竊負元默呼之而莫予聞撫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  
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則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  
感感其負薪膝下久去師席啓手易簣漏已無及撫棺執紼尚期有日  
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以血

祭樞密程正惠公文

程端明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峙一氣於兩儀既分  
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  
一星兮甫再見於懸寧之二邦惟公早歲兮頡頏於詞場于蕃于宣兮  
嘉績多子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朝貳本兵兮蓋  
將登庸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既耕兮乃弗竟乎千載之明良嗚呼疇  
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雲習合兮飛揚掩瑤魁兮夫光太史占之曰是  
何祥嗚呼允懷平時譜牒維桑言論所及家國遑遑甲社數條謀之孔

臧曰立忠壯之廟徒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望牛之奇偉兮蓋參訂  
之甚詳曾決侍之諭旬兮乃變起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  
琅鬼之降兮余山之岡鬼之升兮白蓮之方泝浙江之波上嚴君之瀨  
以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降徒清淚兮  
漲濤江

祭丞相程文清公文

汪山泉

惟公符半千間世之運會二五淑氣之中扶吾道之統正斯文之宗當  
其登庸之奮也明良相得聲色不動躋乎太平之熙雍及其經綸之倦  
也從容引退寵利弗居獨全乎坤德之成終是故論其身在黃閣則事  
業之光明綸綍之褒寵前揜乎十三相之儻功論其身在綠野則九重  
問晉公之安否四夷詢君實之出處乃樂乎十二載之春風雖趣歸再  
柄塵蒙宸之睭睭而高臥不起寧拂蒼生之顛顛蓋公之位雖極乎槐  
棘而守之以謙抑公之小貝雖榮乎衮繡而處之以溫恭胡塵蒙兮濁世  
濂駘箕尾于天漢之東某幼被私淑長荷忻懽顧頂踵平恩造瀝肝膽  
而難窮嗟殄瘁之永痛不勝淚血以哀恫輒陳一觴之酌尚鑒其慘怛  
之衷尚饗

英烈廟告文

錢融堂

維皇宋紹定四年歲在辛卯七月乙酉朔十九日癸卯孝孫芑等謹具  
清酌庶饗昭告于勅賜英烈廟二大父之神竊惟非常事業必有非常  
之人而後立亦必有非常之文而後顯芑等瑣瑣何能鋪張向在祖孫  
有言即伐姑探江東當路書詞之所稱贊者而誦之先世英烈著在人  
心天開日明事久論定因廟賜額據實定名豈徒子孫之私榮抑亦風  
教之大幸提刑提舉寶章秘著郎中袁公甫之言也英風偉烈百載如  
存虜使之所發揚清廟之所崇獎新安太守開國郎中謝公采伯之言  
也散家貲鼓鄉兵水陸竝進奮擊酋虜以寡摧衆全護一方百世聞風  
爲之興起露章朝奏褒寵夕頒貞足以激頽風作義氣奉使總領都運

侍郎揚公紹雲之言也雖然久蟄而寔久晦而耀魏魏廟食行且這封  
名列太常功喧寰宇垂休後裔與國無疆而賢使者之德不朽矣可易  
忘哉始卜汝灘距族一舍歲時月朔咸謂非便使者從請改卜于淳之  
富才棟宇恢弘山川雄抱光明偉特益盛而昌未可量也勅黃榮降廟  
像崇成消吉奉安恭伸奠獻尚饗

祭工部侍郎程公元岳文

方虛谷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矣公之所以爲人猶可得而言是嘗處山林  
而有臺閣之氣遊場屋而有縉紳之風者乎有衛玠之丰神而不爲西  
晉之清曠者乎有黃憲之襟度而不尚東都之崖異者乎孝弟兩全而  
內行無遺憾者乎忠恕一視而外交無間言者乎風俗之下久矣落落  
者不可與圖今嶢嶢者不可與謀全抑士以此出而不遇也非特風俗  
之弊亦氣質之偏有以召之蓋士方奮然欲爲所爲稜角聳撐光芒發  
露未形論諫已聞強直之聲未試經綸已見激昂之意於是乎不羈之

謗難御之疑推不去矣然或有鑒於此折而從彼者則未免桔於物欲  
之蔽以枉取直以屈求伸小則熟爛衰頹大則依阿附和利其同己者  
稍喜之而心鄙之者亦不勝其衆則士亦何便於此由是二人而觀之  
與其蔽也寧偏雖然又孰若蔽與偏俱無如我公者哉和風慶雲益然  
春生大丰拱壁渾然天成此上之人所以樂於汲引而下之人所以不  
至於旁觀而嚴憚者也一旦爲學省官蹈虎尾拔鯨牙去宰相所不能  
去之巨璫諫行身黜浩然賦歸而後天下知公非終於柔者景感之間  
騫翔言路雷霆擊風拉霜摧怪魅妖魑縮舌破膽鼎貴矣未嘗有絲  
毫嫖戀名位意未幾丐郡奉親回嘗謂公其稟也粹故人不得以所忌  
者病已其學也醇故人不得以所喜者誘已不偏於氣質而又不蔽於  
物欲斯近世之人豪也吾意公將爲泰上之九二包天下之荒而回也  
亦不遐遺豈謂命不可測而變爲離九三鼓缶之歌人物彫殘世道狹  
阨公則已矣近乃有一種卑汗淺陋之士敢以霸心雄氣行之鄉黨而

不敢以直辭正色行之朝廷能以深機險奔施之朋友而不能以忠肝  
義膽施之君父願指氣使足高志揚可以狂其僕妾子弟而色厲內存  
外強中乾不可以誑天下士大夫嗚呼此等人不死而公乃死邪回賦  
姿甚贗蒙賞特深說項之言猶存依劉之念永已闔門跽伏聞訃驚號  
几筵在陳空言寓奠惟公神爽鑒此血忱

祭呂西城文

曹弘齋

嗚呼歎大好山水佳氣磅礴知幾何年巖溪之上始有竹坡西城兩翁  
父子一時西城翁生八十一歲矣聰明強健不異五十許人其壽考宜  
未艾也而遽止於斯今則已矣音容不可復接而平生大槩猶可得而  
言之竹坡翁之入仕也公生已七歲半姿標格蕭灑出塵則公之宜貴  
蓋天分之素有而非鄉譽之獨私在宋端嘉號為諸賢之一會公之得  
於天者既卓而家庭聞見師友磨切又交發而百資如臺九層穹土弘  
基如木百圍碩本蔓枝其文如萬斛之泉其學如五總之龜其清如無

瑕之玉甘如入室之芝備是四者既已度越諸子而浩然之氣介然  
之節不虛如入室之芝備是四者既已度越諸子而浩然之氣介然  
替慕湖陰才俊竝馳為霹靂手為出囊雖然是特謂發硎而不見其及  
物之施於潛之政牛刀割雞大姓強宗不得以撓吾健而天目之神精  
通誠格甘雨連為之應祈婺女之戍有崇題輿郡印曾煩於臥護邦人  
尚切於去思其最可仰者一時寓公多從素諫垣之貴而三年公事無  
旁蹊左腹之窺然是猶止見其州縣之政而未見其立朝之奇偃月之  
堂舞鯁號狸多手者利於由徑畏威者甘於啜醢公為蹇諤不為嗻咿  
謂宰相大臣不當築湖山之館謂公田闢子必將階後日之危匪但移  
書之私責居然抗疏以顯譏彼腹如劍而口如飴連畀竹符之寵輒驚  
白簡之隨士大夫識與不識為公咋舌短氣而甘貧肥遯出於天性終  
自信而不疑雖然是承平時也而未見其坎窞之易跋扈之詩桑田海  
水周宮黍離南柯蟻之王侯夢幻奄忽太行谷之宮稼鬼神護持淡無

長物和以天倪蘭蕙伏于深林芳馨溢于九遠或貴爲四輔而願通尚  
父鷹揚之譜或威行一道而親灑魯公眉壽之詞四海風塵十年林壑  
而不害其爲一家之三代一身之怡愉夫然後知吉人之有相知至誠  
之動物而忠信篤敬之行先聖之言良不我欺蘭亭之帖薦福之碑有  
求輒應雖毫不衰而明道春風之座堯夫花外之車撫時懷舊下燕勤  
小又幾無一物之可遺年年生旦子孫羅列賓客邀嬉簫鼓嘲唱醉舞  
屢做今年此日意其復然曾謂開龍之鳴化爲鳴座之驢入門升堂竟  
拜公於靈幃嗚呼哀哉某之視公年晚位卑公折行輩與共禱期一自  
戊秋之漕貢辛依飛羽以差池式偕萃燕同上蘭闈暨戊辰之塵忝晉  
程藝於中書公又察案銀紉委蛇尋王江鄉之會實聯姓字之題是皆  
青雲道上之攀附豈但桑梓陰中之棲遲厥既還里九切倚毗兩地無  
一長亭之隔而東閣郎君之姻好又偶尔出乎邢姨音起筵筵報隆瓊  
瑤按鄼平詩筒轡聯兮葱裾不自意失路之仇香環堵之陋室而得此

五馬之貴公當代之人師也江空歲晚前途嶮巖老成彫落文獻其誰  
幸卽温而聽厲仰抽關而啓迷山頽木壞哲人竟萎嗚呼九月之初嘗  
造台墀公倒屣迎款以卮匝翫縷乎文章之教繼緒乎腹心之辭蓋比  
年造門蒙愛類如此而此爲迎款之終也自今入門而公安在乎重九  
之前公車載脂下顧蓬華容歎屢薦僧廬之陪飲恐夕陽之分攜蓋  
比年之承訪其謙光如此而此爲公來訪之終也自今欲一見公來可  
復得乎天地全人如公是稀有子有孫其慶必餘顧舊感之難忘撫新  
愁而孔悲北風慘悽雪涕淋漓已而已而醉此一卮尚饗

祭胡雙湖先生文

陳定宇

嗚呼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百十家不輕所宗啓  
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薦鶚先生亦然可現家學晦翁著書  
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耳之贖大歸其力幾絕韋編附錄纂註海內廣  
傳玉齋爲父雙湖爲子啓蒙通釋並傳濟美又以餘力明晦翁詩雖未

拜讀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經功孰與匹方壽斯文棟  
孔子堂訃音忽傳有涕其滂嗚呼我侍先生自歲丁酉邇年以來罕得  
聚首泰山北斗心常仰懸自京南歸書問屢傳近者秋孟先生賜訪留  
僅七日莫淹歸鞅期以秋季為我再來許一月留方賦歸哉僅辱遺賜  
一經堂記忽忽奉答尚邀再至十月下旬董君走伴報公捐館臨沒寄  
聲欲託以孫來我家塾平生於人諾無敢宿蓋恐來春之官古荆尚俟  
商畧方報芻靈髮漆之諾玆用掛劍表平生好將以薄奠嗚呼先生之  
壽垂及古稀先生之書千古昭垂乾坤若毀大易方已名與易俱可無  
憾矣吾文不文寫先生心先生如生哀如來歆尚饗

祭曹弘齋先生文

陳定宇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五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契家姪陳欒謹以如示鷄  
之奠致祭于判簿弘齋先生曹公之靈嗚呼吾郡鉅儒方公萬里疇其  
亞之曰曹夫子三百餘年止我曹善長育滋濡式克有此止齋之文晦

菴之理萬選萬中刃游肯慙戊辰高科筮仕方始更早十年明堂祀梓  
豈期鼎革勾稽而止此何足言言聊爾耳倦仕養親蘭膳嘉旨僅長紫  
陽爰淑多士元祐全人無瑕可指方之方公節尤奇偉不為公惜翻為  
公喜學者宗師斯文統紀永棟孔堂願何窮已忽乃風傳公疾不起驚  
呼失聲吾願已矣年開九泰壽算誰比孫枝六人家聲演迤立言不朽  
名垂千祀知足不辱公無憾只櫟也仰公矧自稚齒四十有五始獲望  
履一見賞識極辭褒美昔人每恨無一知己知已有公一焉已侈奉書  
必答答書盈几僅僅去年踈奉尺紙一再留劄踈此之以念欲哭公香  
裊一縷羈紲未前愧汗如洗除喪來前越人可耻徐稚絮鷄誠哀其非  
公平如生奠觴斯舉嗚呼尚饗

祭鄭師山先生文

朱風林

歲屠維大淵獻兮白南斗之初躔鄭先生墓廟嶺兮在既歿之二年來  
會葬而侍事兮老契生金震祖年牲厠乎苞匱兮清酒酌乎墳土曰人

靈於庶物兮貴無忝於厥初彼庸碌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賢先生  
之超卓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大鳴警早後覺紛世榮與  
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而瞑目兮惟世道之是憂天不早吾柄  
用兮晚幣聘焉奚補國魚爛而焚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大暴政  
兮第弗振於宴安以良愚惡而弗分兮民生弊於貪殘倘改轅而易絃  
兮削吏文而摧豪武詔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亟趨召以前邁  
兮乃道梗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孰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僑寓兮  
終逃匿之無所天日遠而雲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予之貯情  
兮致逮捕之紛紜豈予身之憚殃兮尚解繫夫親隣昔禪寂以緘辭兮  
今涅槃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就義夫人心之有此仁兮  
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其書兮弗頑廉而懦立生兩間而不忤兮  
死吉壤之是歸介弟故乎治命兮知鬼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刻  
文章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少公一歲兮公吾

考之所尊治先人之喪葬兮隔生死而情彌敦歷頻年之患難兮雖異  
縣如千里不能相從以終老兮負相期之竟氣今茲會葬者幾人兮知  
老生之獨悲寫苦心而致辭兮尚飲食而聽之

祭婺源汪王廟文 代總制王克恭奉使汪廣洋作

趙東山

惟王鄞山之英黜水之靈生為人豪歿為神明保障六州不為已榮識  
機慕化克全民生廟祀邈綿足以表其忠烈之盛子孫千億足以彰其  
惠愛之誠回視當時如世充建德輩不知天命困猶力爭殘民毒衆卒  
為頑冥飄風游塵徒汗汗青昔王生存嘗以殄寇道出星源邑人留像  
千載猶傳則夫一時六郡之內蒙其福澤者又豈可名言也哉克恭欽  
承 朝命來鎮于茲撫軍字民匪神曷依廣洋世遷高郵奉  
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唯王誕辰實在茲日虔率官僚即祀廟宅  
薄奠斯陳神其來格

祭學士朱允升先生文

黃後圃

諸生黃樞等謹以香茶酒果之奠百拜致祭于先師翰林侍講學士陸  
隱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聰明卓絕天下之人皆知之大而天人之  
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窮闡奧妙析毫釐不雷同而是是不崖異而非非  
取六經與百氏之書籍悉標題而旁注使後生小子一讀則了然而無  
疑是以螢牕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於聖賢之學直有功於百世  
不但表章於一時昔之未達則擬隆中之隱及其貢於有司而起也遠  
漕奇運之流離然維新之朝雖三聘而進寵以玉堂之華要顧退修之  
志終固辭而歸理平青囊之秘奇不立產業如疏太傅之說不入城府  
如龐德公之爲先生之業不但爲一時之矜式真可作百世之宗師俾  
當世之士勢燄薰天聞此令終於痛下亦欽羨於獻歆特可共恨者晨  
星霜木渚老殆盡忻懽領袖晚進疇依不肖弟兄以先君託斯文之契  
五十餘載故懶鈍之質俱蒙陶冶而扶持邇者驅於貧而痼於疾於先  
生門下雖慢而心不違客歲之臘忽訂首之驚聽義當奔哭適丁家

禍於據茲今茲之來也惟梅花初月浦思山悲先生之音容邈乎其不  
可見矣如之何其不苦淚之交頽真鬼不昧鑿此片私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七

甲集

銘

尊德性齋銘

朱文公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

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  
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襲天之明慢人  
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  
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

朱文公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新安朱熹撥其遺  
意復為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

變立此人極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紫陽琴銘

朱文公

養中和之正性茲爾忿忿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鈞其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羅郢州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仁不避見義敢

為則舍我其誰謙光齋湯之新文之純師聖王善吾身蒙果行蠱振民學而仕兩相因育德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矣獨大經大法

之可尋維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充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惇惇

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淫然後見士之常心養心齋發軔詩書問津賢知游翰墨場處居教地既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

志萬古同途致遠齋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為士率答問者教之一善誘人亦多術待問堂

肅羣賢之謁謁為從容之文會刮造化其鋪張包古今其淘汰厭流俗

之論卑喜吾儒之道大無軒冕而體胖不鼓鍾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

故說言乎澤允悟天地之兩間惟樂此之為最允軒

艮齋銘

許環山

心不可撓事感而情情牽則擾如蔓斯繁心不可淫物誘而欲欲動而

馳如馬斯逐降衷惟帝體則寂然情牽欲動乃喪其天心匪由人念亦

自我御情制欲誰曰不可大學之道先於致知格物窮理彼不我欺君

子有言至於持敬內嚴外莊我乃自定知至敬立靡慮靡思屹然不動

乃山之為行止以時條理不紊匪曰無心斯易之艮洪杏庭曰許松敏

蓬講學發為文詞皆根原

野航銘

方秋崖

雪乎于猷剡溪也月乎于壁也亦有入其中者則告之曰虛舟爾請  
無自為敵國也

古銅小鼎硯滴銘

汪古逸

泗水沒寶鼎此豈其雲仍煨頑煉鈍凝赤精小孤斷竟朽以盛篆細酥  
霞疑古銘如虫嚙餘滲枯青石液迸雲吸紺清漑我毛穎波陶泓承腹  
仰呀外膨亨斟而不注聞夏羹量函合論三趾樽入屢出繼常如盈

紫石端硯銘

鮑子壽

至元癸巳冬予備員鄉校越明年友人蔣君貺予一硯墨漬不滌硯池  
塵滿予心甚忽之一日郡侯恒齋待其公來見謂予曰此端硯也亟以  
水滌之所謂猪肝色鴈鵠眼皆具焉予切怪蔣君貧甚家徒四壁立何  
從得此試叩之乃故丞相范公鍾守新安時蔣之從父為其牋奏吏及  
事公政府公以此硯畀之如此則信乎其為范公故物矣嗟乎一硯之  
難知如此微待其公一言予幾失之然得則明珠暗投自古以來然

矣豈惟一硯哉此予之所以重有感也蔣君名天賦今別去三載書此  
銘以遺之時大德三年己亥十月銘曰

五嶺之南瘴雨蠻煙端溪佳哉紫雲摩天其下為石金聲玉質貯水如  
淵運墨如漆萬里南來際遇公台中道舍旃流落塵埃石眼閱人育夫  
莫識知我者希珍哉斯石

藏室銘

程文憲公

藏書名山古人之事也二島之藏室老氏之藏也三谷之藏室程氏之  
書之藏也藏之云乎亦讀之云乎銘曰

前數千載在方策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策此心此身孰不靈於物  
乃謂席珍孰匪棄曩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專聲讀書名山向友  
先覺方文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有華岡棟架非藏佔畢非讀咨  
爾朋來問津三谷大德甲辰暮春之初華岡子程文海書

瘞梳銘

鄭師山

予一木梳用之甚久既壞不忍棄之乃為埋之後園  
亂兮汝理執兮汝通寒暑十易兮出處汝同膚裂齒脫兮汝職之供啓  
土瘞汝兮以慰我之衷

立波石銘

程敦南

鄭正字家庭有立石奇甚若水波之湧者因名立波程文為之銘曰  
海水怒立高嶂嶸天風下吹夜凍凝千載化石敵玫瑰蛟人竊售來東  
瀛綵雲紛披元氣蒸噴沫尚帶蛟龍腥疑含珠光蘊玉英勢若千仞不  
可陵米侯起拜牛相驚鄭君愛之如弟兄歲在鵠首月寶瓶誰作銘者  
黠南生

自警銘

汪又善

僕蚤歲受學于鄉先生雲峯胡公相聞緒論一日讀子朱子告君為學  
之格言忽悟曰此與延平先生所傳實相表裏為學之要盡於此矣又  
奚以他求為哉因自思後進為學之病由於不先立誠敬以為基善無不  
誠則虛假不敬則昏雜質之鈍者常畏之以為難不知循序漸進積少  
成多初不難也質之美者又忽之以為易不知妙道精義不潛心積慮  
優游厭飫終不足以得之至其用工非類惰苟且則力取強探或免於  
二者之病而讀書不循其序成法不守其常亦同歸於無成而後已嘗  
為韻語銘之坐右以自警  
勿畏勿忽必敬必誠毋亟毋怠有序有恒

汪山長師魯善復堂銘

朱風林

復還也往而返謂之復書巡守卒乃復詩復我邦族是也失而得之謂  
之復盤庚紹復先王大業魯僖復周公之宇是也不能不往也而思其  
返不能不失也而求其得復也者學者之大機歟汪君師魯讀書之堂  
扁不曰復而曰善復何居復虛辭也則有善有不善焉易震下坤上之  
卦其名為復陽上往而喜其返也卦六爻辭所謂復悉主初爻潛陽為  
言皆復於善者也泰九二之無往不復上六之城復于隍泰極而返復

於不善矣春秋褒貶允謹嚴於一字一衛侯鄭也前之歸書復歸後書歸不言復何也諸侯嗣故出而歸也繼之則稱復絕之則不稱復復猶善辭也衛元咺歸也書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入也書復入非此族也雖楚比之歸書歸而已矣何也大夫不世故奔而歸也與之則稱歸絕之則稱復惡辭也同是復也自陰而陽為喜自泰而否為戒在諸侯為予在大夫為譏此善彼否天地斯隔不寧惟是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聖人以其復為邪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聖人以其復為私魯盼三如晉至河乃復聖人以其復為耻往也失也不可苟非返也得也不可苟替是以君子不徒于其復而必欲善其復善也者又復之要道歟汪氏世業儒至其尤精篤僅領之薦策名稱實藏書傳家以清為貴孫師曾資明識敏宜能承以發然自年二十以來希乎無益於得者多相門之熱當憲府之凜以儒以吏靡所不跡前既失而往矣乃今歷世故也久攬榮顯也飽於是身復所居之堂口復所讀之書心復所學之理

返於外而得其故其復也不謂善復矣乎身允蹈之堂徒名諸汪氏負非母族且屢登斯堂而師曾以作文屬物亦也謹述四十八字以為之紹而序其旨如右銘曰

有極其灣有取其山公善茲復昭哉堂顏新功弗緝孟毋斷織故習弗除馮婦下車我銘斯堂將曷來諗克已復禮善復之準

大學正心四戒銘

汪環谷

君子之學萃萃不息欲盡理融中心說懌世俗之喜玩物適情娛於嗜好耽毒心醒小子戒之非喜勿喜室欲閑邪樂善而已  
聖賢之怒鋤奸撥亂去彼凶頑拯茲塗炭世人妄怒焦火斯炎面頰髮豎蹈禍而癩小子戒之必懲其忿中局湛然不知不愠  
玄聖上達樂以忘憂禹稷憂民樁樁鋤穰與萬生世俗所溺患得患失逐利惟劇小子戒之講學徒義憂之如舜志軻之志  
聖賢之心至理熙熙浩氣配道砥柱弗移世人徇欲內省多泥其氣欲

然惟恐惟怖小子戒之懼所不聞自反而縮勇奪三軍戒懼

勉學箴

朱文公

百聖在自千古在心妙者躬踐傲者口吟讀好書

莠言虛華蘭言實參九蘭一莠駟追不回說好話

聖狂路口義利關頭擇行若游急行若郵行好事

孔稱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窮冬鉅人盛春作好人

復齋六箴

方秋崖

適燕南轅尔迷尔岐尚尔未遠政予改之不遠復

休者止也既復則止參參服膺外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焉須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在一迷惟君子特獨復

爲復有道志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敦復

小有廣居曷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迷復

友敬堂箴

程文憲公

長樂亦山陳公請予扁其所居之堂曰友敬申友敬之義作爲家訓以  
做諸孫古今言行有關於天典民彝者盡在是矣且求予言予何言作

友敬堂箴

兄弟之身初則一體痒痲疾痛孰彼孰己兄弟其弟匪曰恩斯弟兄其  
兄乃分之宜是惟人倫是惟天命非自外來惟友惟敬分財取以纖悉  
之惠食果取小直讓之細然而性善於此著形一家和順千世典刑爲  
兄克友弗敬非弟干戈琴瑟何有於悌爲弟克敬弗友非兄煮豆燃萁  
靡念厥生嗟嗟手足友敬惟心其和悄悄其肅欽欽反是不思爲積爲  
禽尔堂曷名敢告司箴

果齋箴

胡雲峯

友人高彦道性嗜學其父甚樂而予未有以教之也彦道讀書之室請

名於予予書一果字與之且為箴箴曰  
坎水之流始于蒙泉不果其行曷至于川賢必希聖聖必希天果能此  
者人十已千孰為凡民孰為豪傑萬里之程一念之烈遷善而果雷驚  
電掣克已而果矢去川決乾為木果良為草蔴果剛在上蔴柔而隨最  
戒悠悠亦忌瑣瑣志高力強果庶其可

剛柔箴

汪石田

予天性剛直不覺忤物視諛如辱見惡若讐人是己非人棄已取以是  
動招愆謗今年運而往矣懼其卒違於中道也作剛柔箴  
謂汝勿剛汝剛以直矯矯明明惡焉是疾外之孫言內亡柔克衆怒火  
焚汝曾不惕剛貴近仁柔貴有立兼制則宜偏毗乃矢人極其柔惟德  
之賊汝純其剛是用不入易者兩儀書稱三德一弛一張謹茲爨則

義利箴

汪石田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欲利惡害人之同  
也古之人義斯利矣又焉有不義之利哉世降俗薄而義利若水火然  
悲夫作義利箴  
古人尚義義和為利今惟利謀與義為仇人胡不古慾迷其宇惟彼不  
今道存諸心義兮利之本利兮害之因故禹湯義焉而得位桀紂利焉  
而喪身孰能合義利而一貫庶無愧於古人

禍福箴

汪石田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禍福倚伏物之理也天道有常物理有變變也者  
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君子樂天知命居常處順自修而已焉道  
得失之心於禍福之間邪作禍福箴

君子之窮素位以修小人輕躁行險妄求積善成德積怨為仇福兮固  
有禍亦有由或幸而全不幸而尤禍福之變君子何疑

名實箴

汪石田

世之銜名者飾智以驚愚矯情以要譽務實者或屈焉其為名也亦得

矣智窮而事殆情見而毀隨不實之患也作名實箴  
名匪外來實由中出循名思義無曠其職勿異以求勿虛以得形大聲  
宏表正景直毀譽在人居蔽必白何以守之戒爾矜逸

贊

陸宣公祠堂贊

程北山

唐相陸宣公贄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訪公  
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謹為贊曰

天下無事湛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泰山是以其臣惟得是嗜以諛為  
恭以儉為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恐於其間覲得患失偉哉宣公與元  
之初夷嶮一致為君矢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格  
君之非破國之盲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戲內籌  
心膂惟一樵李之郊吳越所度公生其間種蠶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  
然豈無若人奠九壙兮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贊

程北山

逸少為會稽內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已汛掃庭宇以  
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為揚州刺史實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  
於簡對深以為耻棄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屢矣而猶不知止足者視古人何  
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晉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援古今而論成敗  
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得用其長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雖  
秩千鍾更顯位是直以犬馬鳧雁畜之爾此逸少之所耻也是其所以  
浩然獨往如機發而颺逝彼懷祖之整特其蟻蚤而已蓋所謂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者矣

唐秘書監太子賓客賀奉直贊

程北山

天寶三年奉直自秘書監太子賓客去為千秋觀道士時天下號無事



然林甫仙客固已相軋祿山固已驕三綱固已絕三治亂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後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固一世所推而先見勇往又絕人如此誰謂季直清在者邪替曰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將鉗我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悔此季直所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人智及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皆季直之細也狗苟而蠅營臨墓而植墳以僥萬一於嘗試者亦足愧矣

米元章墓贊

程北山

嗚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徽後更爲芾常自號襄陽漫士蓋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美因家焉歷官州縣入朝爲書學博士至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卒生於皇祐之辛卯卒於大觀之庚寅將歿預告郡吏以期日卽具棺櫬置便坐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昇歸葬舟

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度瓌瑋音吐鴻暢談辨風生東西晉人也其爲文詞與立三言命物皆自我作古不蹈襲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紹述之流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二王虞褚而下不論也爲吏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事了無俗吏常檢陽元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謂其文清雄絕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爲過公樂善喜推下後進紹聖丙子予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予李太白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關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公一面知其爲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忘其身之窮也公旣歿予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爽氣都盡顧嘗哀其所遺詩帖帙而藏之爲之贊云珠璣玉石璀璨兀碑卮言之出風雲蕩瀟變化融液惟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王厚齋云張騷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致道銘米老墓本此

丞相李忠定公像贊

程文簡公

先事憂未燃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厦念吾身之當致豈驚難而自救繫

沐浴而請討固齊境之莫躡若因唱而袒左微絳侯而誰藉帳英雄之  
襟淚繇年齡之不假相武夷之夙夢蓋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後來何  
經綸之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敷腴雍容之儀形足以想夫  
艱關盤錯而思常優暇也與丞相子申之書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承  
梁而主議者猶如許其難靖康變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戢天也  
若此志之忠且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誠出夙見非敢溢美伏幸台察  
淳熙丁未五月日敷文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知建寧軍府事程大昌劄子

程正思畫像贊

朱文公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不出諸口而  
衛道有以摧髡衍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  
此則天曷為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  
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遺風紹熙壬子重陽前二日書

御書六大字贊

程文清公

清忠

臣嘗觀天子許陳文子以清令尹子文以忠未有得其全者臣絕無技  
能僅守素朴聖主明並日月洞鑒真忱初侍經筵蒙賜清忠二字奎畫  
燁然光照蓬華春秋二子各得其偏而臣兼得之仰瞻宸翰昕夕警省  
以不克服膺聖訓是懼蒙被恩渥久而益隆竊迹司敗之誅敢忘訓迪  
之賜謹贊而鏡之翠珉以侈榮遇以詔無窮贊曰

文子去齊子文事楚一清一忠孔門所許二者兼之德業斯鉅矣易  
稱誓殫心膂

昭光

臣恭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威德日新皇製昭明範圍造化眷鑒炳耀  
卓冠今古歲在庚戌臣以監察御史侍經幄恭遇講易徹篇端拜御詩  
之賜將以傑閣珍藏永為家寶蒙賜昭光二字以華以耀蓋取唐劉禹  
錫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之誼也然詔漢鏗鏘河漢黼黻豈唐之文  
可同日語哉臣千載際逢踴躍慶幸自是以來侍講揆席祗拜宸翰益

富而閣甫克就謹摹賜扁刻諸石爲之贊曰  
天開治平聖皇御極乾健文明日新盛德經緯八紘照臨萬國昭回之  
光垂於千億

儒碩

臣昨蒙恩賜御製講易徹篇詩有探求賾隱資儒碩之句寔聲鏗鐫全  
畫煥爛臣鼓舞拜賜謹以襲藏爲希世之珍矣未幾蒙賜御書儒碩二  
字蓋摘取御詩之義以示特異之寵也顧惟么微何以仰稱隆渥嘗觀  
子夏在文學科豈後之儒者所可及及夫子警之猶切切於君子小人  
之辨儒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儒有碩德則爲君子不爲小人矣臣雖無  
文學可稱聖訓昭垂卽夫子警學者之深意也朝夕觀省惟恐德之弗  
碩有負聖主明訓敢不勉諸贊曰  
儒有君子亦有小人抱負碩德乃儒之真躬行仁義學富經綸宸翰昭  
著拜手書紳

晉謝太傅贊

方秋崖

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奸風鶴勅敵此亦一安石蓋  
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基而訾折齒之屠也

吟瀑圖贊

方秋崖

客有畫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自爲吟瀑圖而贊之  
有山蔽焉其畜泄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冰雪者瀑也有人兀  
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唐越國公追封英烈汪王像贊

許山屋

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旣昇故圖效靈生爲忠臣死爲名神此貞觀  
十八年之畫可以見唐衣冠之舊王容貌之真

自贊

程月巖

甘餓西山寧蹈東海仰企若人流芳千載

伏生授經圖贊

程黶南

帝王之道如日行天秦火不燬在人必傳粵稽古書萬世成則不右師  
承微言幾息顯顯遺像式嚴孔尊如聞其語如見其人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梁將軍程忠壯公三贊

鮑廷鑑

偉人之生庶民仰依物為民害我則除之我矢不遺彼妖滅跡民奠厥  
居恩波罔極射屢

糾糾儀同萬夫之雄出師清塵發號生風為國是謀豈身之惜維忠維  
壯後人是式出師

龍虎其氣金玉其姿收斂英武從容燕私其言有章其儀不忒載仰載  
瞻永永無斁燕居

頌

周宣王中興名臣頌

汪李頌

讀詩喜宣王勳烈駿韓一時名臣仲山甫尹吉甫申伯方叔召虎韓侯  
程伯休父張仲凡八人功德班班可見惜其雜出於大小雅之間不克  
合為一簡覽者殊弗愜快因綴詩人之句以為之頌若乃仍叔躡父之  
徒雖僅以姓字見而功德無聞焉不在此位也頌曰

於皇時周昔在中葉明明天子臨下有赫戎狄是膺一月三捷于疆于  
理九有有截繩其祖武無競維烈 烝我髦士置彼周行秉文之德追

琢其章進厥虎臣經營四方共武之服休有烈光允文允武何用不臧  
維仲山甫顯顯令德夙夜在公柔惠且直天子是毗厥猶翼翼百辟

為憲威儀抑抑秉國之鈞維民之則 文武吉甫邦家之基猷抗之故  
豈敢定居王謂尹氏整我六師戎車既駕徽猷于夷告成于王王曰還

歸 魯魯中伯其直如矢終温且惠周邦咸喜王命卿士大啓尔宇申  
伯信邁自天子所遠送于南為周室輔 蠢尔蠻荆敢拒大邦顯允方

叔時維鷹揚天子命我左右陳行奮伐荆楚用湯鑿方畏天之威莫敢

不來王 王命召虎率被淮浦赴武夫爰整其旅既克淮夷徹我疆  
土肅肅謝功天子所予虎拜稽首媚于天子 韓侯受命方外大國是  
疆適彼樂土不敢怠違謹尔侯度入覲于主王曰叔父繼序思不忘靖  
共尔位祿此萬邦 徐方繹騷莫非王土王赫斯怒命程伯休父矯矯  
虎臣有力如虎執訊獲醜有截其所遂荒徐宅四方以無侮 張仲孝  
友無忝尔所生孝子不匱則友其兄永錫尔類每有良朋友尔同僚維  
周之楨不解于位王心載寧 詢謁王多吉士令聞不已悠悠我思高  
山仰止懷哉懷哉正直是與是用作歌式序在位對揚王休以求終譽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勲德頌  
朱風林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靳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于丁酉六  
月之間必有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  
水鄧公奉  
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

夙成威信 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  
附下條教村疇怙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捕才以官治之軍民  
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聰成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  
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

徽之為郡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搗于  
徽肆其燔劫突來洊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荷歟

辨章秣陵開省勲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楚疆有獻于  
公請事徽方 公曰噫嘻無窮于遠慕尔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尔彼

隣杭封全有二關浙右囊中 公曰噫嘻茲為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  
德曰鄧友德茁其蘭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槍餘黨既屯

于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為我南行汝親吾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  
辨章令 辨章之心徽人之命爰勅渠帥即日啓行衙兵之胡新附之

湯江淮之雄苗撞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以空諸軍

畢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日乃納降附漿  
酒温存受其雞豚爲之饗殮使觀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  
民曰此軍與吾爲儕曩者轢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閭幙衣  
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強弱徒殲厥生曩之來者每事  
報復指摘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  
茲下令新自今日毋長澆風酷爲指摘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  
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功于鄧鎮靜之道制勝之  
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靜之道教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繫公  
懿質辨章登之進之于學主而成之靈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我公  
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罔替引我民生微民願公祝公眉  
壽仰彼昊蒼多所稽首成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槐塘釣叟頌

唐白雲

槐塘釣叟者子立程先生自號也先生爲訥齋丞相之孫倚山倉使及

子其讀書汪洋汎溢其文章清新奇崛於風雲之舒卷禽魚蟻動可喜  
可愕一著於詩故於詩尤多其爲人也困然而無跡澹然而莫測其所  
以先生有子曰萱曰莊亦以文學世其業好風佳日幅巾藜杖呼二子  
與俱坐嘉陰藉萱草倡詩評畫飲酒淋漓以爲常人望而知爲丞相家  
故態今先生七十有一年矣龐眉秀髮精神堅悍如五十許人意者天  
將俾公康健壽考以爲人瑞也不然何其年愈高而體愈充蘊葆天和  
如得養生之術者邪先生於世事一不掛眼方以釣白娛其適家也知  
敬持深故廣其說以爲頌曰

有方者塘泓澄于渦相國告老於焉來過手植三槐綠陰婆娑遂以名  
顯永矢弗磨篤生聞孫蘊其天和川淳海蓄所學益多年踰七袞白髮  
皤皤清風一竿羣鱗擲校涓涓秋水有蒲與荷魚我兩忘其樂如何或  
潛于淵或躍于波直釣而釣其樂靡他猗歟先生弗棘弗阿豈羨詩祿  
太公釣磻後來子陵富春是我胡爲客星雲霄蓋摩孰若先生退斂一

黃金玉令德始終不訛爾福爾壽如岡如河伊予作頌永亦可哉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七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八

甲集

賦

東天竺賦

程秘書

中大同二年秋河東柳惲為秘書監營以散騎為之貳警校之暇情甚相狎監署西廡有異草數本綠莖踈節葉膏如剪朱實離離炳如渥丹惲為警言西真書號此為東天竺其說曰軒轅帝鑄鼎南湖南神受職東海少君以是為獻且白帝云女媧用以鍊石補天試以拂水水為中斷試以御風風為之息金石水火洞達無閔帝異焉命植於蓬壺之圃此其遺狀也然不復如向時之驗矣警驗怪斯言誕而不經因竊歎曰物固有弱而剛微而彰當其時也雷轟而騎翔非其時也穴蟠而泥藏豈特斯草也感而作賦云

彤庭赫兮弘敞入端闈而延顧粵若均至直之都旁開羣玉之府則有芸  
衰湘素蘭翳軒廡琳琅曳風瓊玟泫雨誠神明之奧壤乃九物之所區

是何弱植之茂蒙兮幹如剖璞之玉葉碎出藍之綠色含朱膏實正秋  
熟受中地腴號東天竺蓋女媧補有蒼之缺公孫佩遐升之錄來自西  
海植之蓬圃飛廉爲之輟御馮夷爲之止舞于斯時也神農未知藥后  
稷未播谷蕙莢尚晦蓬莆猶伏芝混茵耳苓羣狼毒神禹所未識齊諧  
所未悉亦既擢實於神皋之苑獻名於通靈之室矣尔乃芳掩蒨若氣  
襲香瑾璨於九闈之上而容與乎三階之旁者也時異事改貌存實昧  
孰知無用之用而不爲斯世之所采畦竝根莠隰兼蒿艾王田植表則  
有燔芘之酷樵豎載歌則有蒸薪之悔文異溝中之斷音垂爨下之桐  
心類飛灰首如飛蓬豈非有意於上林之積翠而禁禦之摘紅者哉天  
嘉昌明萬物咸覩姬姜在御不棄翹楚王鮪登危旁徵魴鱖曾是散材  
托茲邃宇卿雲甘露之所濡白日陽春之所曜天雞晨翔銅枝夜照倘  
窮年之若斯敢僭儻於往操願龜倪於鴻私躡青箱而就稿世如賦存

者亦

蕙莢賦 呈端聖朝

程密州

堯堦蕙莢兮實稱休禎蓋歷代而難值至我后而斯呈植之於前墀左  
城映之以鏤檻丹楹激薰風而葉轉迎太陽而心傾日往月來深符大  
小之數時和曆應因見天地之情觀乎榮謝以月德爲常卷舒以日數  
成類隨初吉以增茂暄然自春度既望以漸零條然如寄體盈虛而方  
同得道任消息而匪殊有智金波桂樹遠合象於彫榮炎漢芝房近方  
慚於祥瑞彼朱草與萑莆曷於茲而擬議則知聖作物觀物興由聖聖  
於赫而克著元亨物效祥而天莫之令然而蕙之爲應也博蕙之爲瑞  
也昭贊令主則太平在邇測陰靈則時變不遙初也則日益一日終也  
則宵盡一宵弱質泫金莖之露輕姿散玉戶之飈或曰麟在郊而合圖  
牒鳳來儀以聽簫韶雖咸見而可貴於列跡而斯超豈如蒙育者惣集  
於厚地焜耀於皇朝也哉規文苑英華賦體

正字通

卷四



感春賦

朱文公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兮指故山以為期仰  
皇鑒之昭明兮眷予秉其猶未耆抑重巽於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  
予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閱蓬戶其無人披塵  
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徒  
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於予心  
忽嚶鳴其悅豫兮仰庭柯之葱情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  
美人之脩嫻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為綬兮佩明月而為璫悵佳  
辰之不可稱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予之  
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梅花賦

朱文公

楚襄王游乎雲夢之野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乘宋  
玉進曰美則美矣臣恨其生寂寞之濱而榮此歲寒之時也大王誠有

意好之則何若移之渚宮之園而終觀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屈原之  
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賦曰

夫何嘉卉而信奇兮厲歲寒而方華潔清姱而不淫兮專精皎其無瑕  
既笑蘭蕙而易誅兮復異乎松柏之不華屏山谷亦自娛兮命冰雪而  
為家謂后皇賦予命兮生南國而不遷雖瘴癘非所託兮尚幽獨之可  
願歲序徂以崢嶸兮物皆舍故而就新披宿莽而橫出兮廓獨立而增  
妍玄霧滃而四起兮川谷迺而冰堅澹容與而不銜兮象姑射而無隣  
夕同雲之繽紛兮林莽雜其歲蕤曾予質之無加兮專皎潔而未衰方  
酷烈而閶闔兮信橫發而不可摧紛旖旎亦何好兮靜窈窕而自持徂  
清夜之湛湛兮玉繩耿而未低方娉婷而自喜兮友明月以為儀歛浮  
雲之來蔽兮四顧莽而無人悵寂寞其淒涼兮泣回風之無辭立何久  
乎山阿兮步何躊躇于水濱忽舉目而有見兮恍顧盼之足疑謂彼漢  
廣之人兮羌何為乎人間既奇服之眩耀兮又綽約而可觀欲一聽白

雲之歌兮歎揚音之不可聞將結軫平瑤池兮懼佳期之非真願借陽  
春之白日兮及芳菲之未虧與遲暮而零落兮曷若充夫佩幃清宮矧  
未有此兮紛草棘之縱橫椒蘭後乎霜雪兮亦何有乎芳馨俟桃李於  
載陽兮倉庚寂而未鳴私顧影而自憐兮淡愁思之不可更君性好而  
弗取兮亦吾命其何傷辭曰后皇貞樹艷以姱兮潔誠諒清有嘉實兮  
江南之人羗無以異兮竚獨處廓豈不可召兮層臺累榭靜而可樂兮  
王孫兮歸來無使哀江南兮

子奇賦 并序

程文簡公

武皇臨御久商度天下利害比舊較審田千秋論事合意超拜丞相相  
例當得封遂不本土壤別制美名以佳之號曰富民示將究地利而補  
兵耗也千秋知指下公車募能為種植言者悉上相府以待平奏前後  
十百輩獨子奇公實可取二子酬難且有辭義千秋總而奏之武皇嘉  
納益詔趙過為搜粟都尉期以究極富庶也績既效用民益痊復

子奇曰麗土合滋條枝歲蕤何世何地而獨無斯有丹者桂有白者榆  
月窟星躔扶疎陸離本不根著顧能倒垂柳宿經秋而不零扶桑偃日  
而升輝赤松霏雨以自潤瑞雲布葉以昭奇夫能運大鈞而出此巧乃  
可蓋一世而為師公實曰神卉不土而生仙裔不培而擎手持人爾力  
將安施子奇曰天載悠藐母容明推請援地產以售吾學珊瑚之枝璠  
與之璞珉其堅凝明與物各然而珊瑚緩收則棘爛玉璞嫩采則力弱  
既可分乎老少理何殊乎種穫芝有田而可鋤實受月而應朔石秀而  
首身森聳乳滴而鶯翎圓薄是皆載釋說而有狀著竹書而不削其理  
甚神子獨無覺公實曰黃金珠玉以幣而貴設遇饑凍不可食衣前齊  
相而後漢文皆嘗悼敝而深喟况一日再食幾人幾喙二年一葉何由  
家至雖驚大言恐微實致子奇曰凡道上形凡藝下成吾惟擇術之已  
庫故欲抗辭而自宏子既致詰今當有明虞伯益之所掌郭橐駝之所  
營皆嘗推極其妙而遂奉之以行或奉護於已茂或發達乎初萌與物

為春與春為青上而明堂之浮空小而茅舍之埋楹非我族類豈其能  
成况又別初新機追模聖能合異類為一類符桑槐之寄生故且古植  
可時梨橘可稼橙碧桃綻紅桃之頂姚花仍魏花之莖或時同本而駢  
末遂能半白而半頰是皆超陰陽之爐韞幹造化於刀砌遂使有生無  
知之植物能偕應肖祝之蟪蛄吾如有列於上林罄司苑囿之工程分  
名品之柯葉為他木之孩嬰則何用開西域而求萄榴之種責南海而  
貢蕉荔之名豈無所云補而浪譽美稱公實曰物不貴異以適用為大  
用之所及以該衆為夥南箕哆口而不敷雪花六出而不果其觀固美  
其用則那繁吾生涯始時甚胜及其成功良不微麼麥則隴市稻惟水  
播黍苗芄芄於膏雨粟穎蒼蒼於雷火原阪則旆旆荏菹疆場則綿綿  
瓜蒌菰有米而香軟芋如鴟而蹲坐方其初布窠叢未傅粒穎與庶草  
以何別無殊尤而可課然而極宇宙之所抵豆滄溟之所裹此草有實  
入順乃奈其積不豐人腹不果今日使子國多玉木而青葱埒布水精

之磊珂珠簾可以燭夜象牀可以華臥而雲漢忽愆於解澤田苗不堪  
平馬塋鳧茨已竭木酪徒坐糶已關而停炊困無難而閣磨則朋李僅  
收乎糟餘被錦不充乎鵠餓是故三登所指九歌所賀凡指民天不兼  
員貨神農惟是拔農以識德后稷因之借稷以名我此上古之光烈照  
來今而駭破謂他技之能參雖童蒙而知叵子奇於是理屈口去敞罔  
惓惓控願而他言不違否可

鸚鵡洲後賦

雜鄂州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既感鸚鵡洲之事遇有以禰處士比益成者  
遂慨然為賦願覽而繼之其詞曰日吾送兄溢浦兮背長江而旋反覽  
弔禰之新詞兮惜吾行之不遠歎數極而招盜兮覩龜鼎而欲移中不  
快而輒殺兮羗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兮懼天下之見議稼惡名  
於餘子兮蓋自以為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兮曰不能救猶有辭揚公竝  
列而見收兮可退託於不知嘻量人其何淺乎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

正平尤不辨兮蓋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兮知欲免其良難念  
諸人者之不然兮每投界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兮有北變其貪殘  
處士之所至今實覽輝其翔鸞縱不知其亦已兮獨不可以少寬何所  
遇之一律兮爭攘臂而冲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兮忍絕其交游之極  
歡卒首難而快敵兮嗟曾獨無肺肝均斗筭其何誅兮吾將申詰夫曹  
瞞噫人固有一死兮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其身兮死又各與之名  
諷路粹以奏孔兮併追詆其平生絕天道蔑孔顏兮果誰味為此鳴必  
隕滅其猶未厭兮乃今知伎心之潛於五兵意良史為可恃兮畧浮謗  
而有高情考終篇其何戾兮紛笑號裸罵而相并因繁城臣子之所記  
兮又奚以異夫臺中之評倘遂信而弗思兮毋怪夫列之益城賴北海  
之緒言兮配史魚之亮正捨斯人其誰信兮吾將按以為程嘉南州之  
博衍兮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鵬兮屈既逐而為騷風流遠以莫  
嗣兮江漢日以滔滔追先生之繼往兮想驂駕而游遨精神炯然不沒

兮起風雅而相高方逍遙於寥廓兮夫豈知俗議之徒勞

秀錦樓賦

方秋崖

直寶謨閣汪佖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閒從賓客僚吏登城  
西北隅挹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適守於是其得藉  
自比於畫錦之榮乎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  
岳賦之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溯碧漢之紺寒奉朝嵐與夕霏兮秀色鬱其可餐挹  
浮丘之欲仙兮撫玉蟾以盤桓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幾何  
時其此去兮窈空老於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昇予  
以左竹兮豈錦衣之書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閭其欲疑瞻童丕其  
子姓兮耄老三之父兄羗昵之以兒語兮肯自詫於新硯索里黨之我  
與兮散佩續於春耕嘻無事其可了兮寄吾筆於鷗盟偉飛樓之聳翠  
兮納風煙於蒼楹洗古曩之娟碧兮與暢叙其幽情激妙彈與豪吹兮

落孤嘯於青冥罔密忽其翔舞兮紛不暇於逢迎紫陽繚以西轉兮倚  
謫仙而自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陔而上征歸問政之高峙兮逗春  
霧於花屏飄吾袂以輕舉兮訊許聶於雲軒紉崇蘭以爲佩兮激明月  
以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素娥而  
將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酌吾尊於江山曰堯民其熙皞兮吾何心於鑄  
頑鹿擾擾則駭折兮魚自樂於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析楊臥而晝閑  
來弁翁以相依兮桑麻采其藜藜吾與客而樂此兮覲粉社而皆春公  
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而剡之醜練  
江以爲壽兮取玉兔以爲卮起祝公其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石峽書院賦

方虛谷

歎睦兩郡之方氏皆東漢賢良真應仙翁之後墓在淳邑廟前歎亦多  
有而此邑本歙之東鄉宗兄府判寺簿君玉於仙翁墓旁近爲石峽書  
院以淑同志回守郡七年始獲以勸耕來與謁奠謹成古賦一首求教

併呈蛟峯尚書諸公

歷故鄣之遺區兮泝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兮萬峯間其清明挹  
寒碧以濯纓兮晚空青而停漿維還淳之古邑兮割歙封之東壤昔固  
嘗郡於斯兮猶民稠而土廣予家於紫陽之下兮啓此邦之來長雖視  
之若恭梓兮愧曾微於善狀七閱歲曷不歸兮駭童顛而槁項賴多士  
之媿俗兮遵砥途之坦蕩循阡陌以勸耕兮嘉農畔之洵讓偉深衣與  
大冠兮勞予行之鞅掌曰肄業於精廬兮新石峽之壇爽領袖者誰予  
同姓兮又同登於虎榜鬱經綸其莫究兮聊私淑乎吾黨瞻吾宗之蟬  
嫣兮叩古初而遐想方雷氏之婉軒后兮實得姓之攸昉至姬周而昌  
大兮叔佐官而善將參召南於雅什兮詠其猶之克壯伯牙之師子春  
兮絃山水之幽響燁西都之九卿兮字君賓而名賞紛蜻起以鋤新兮  
有平陵之相望成敗不可以論人兮亦一時之倜儻緬真應之仙翁兮  
知駕鶴其焉往彼金碗之出人間兮孰不煇收於煙莽與釣壇屹其東

西兮此佳城歸乎無恙羣靈仍之簪綬兮謹歲時而來饗隱鷗原者曰  
于兮守雉山者曰亮保土守以緩靜兮擅詩書而高尚皆賢良之苗裔  
兮匪郡乘之私獎予君玉父之好修兮鼓斯文而為倡昆季儼其連璧  
兮邁坡顛之超放出寸雲必為霖兮寧遠處而孤抗肯斯堂於傍近兮  
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而蒞止兮咸攝齊於函文俾掃松而釋菜兮契  
予衷之歆仰撫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受講嗟予學之久荒兮艱弄  
斤於般匠拾朱子之糟粕兮竊有聞於疇曩情之動貴乎省察兮性之  
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兮發則欲各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  
居敬以除其妄知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食無非道兮  
勿馳情於惚恍一念一慮之間兮分聖狂於克罔嘻近世所以不古兮  
冒名揚之冒網科舉之壞人心兮競區區之得喪屬夜生子而取火兮  
幼常視於無誑以干祿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天或者惡其然兮斯  
華獎而矯枉無所為而為學公真儒庶其可訪聲乃心於希瑟兮樂厥

躬於陋巷顏曾顧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塾居而受書兮或野芸  
而植杖君子晬以潤身兮小人給夫一餉化鈇鋒而牛犢兮息銛甯  
之鷓蚌奉盞酒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與更微而弗予蛻兮言及  
茲而泚頰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敢卜隣於思曠

曆象賦

汪石田

昔在帝堯上玄契運欽若乾乾厥機斯朕於是仰觀冥漠俯合順承中  
才既同秩秩明明乃命羲和徵于曆象施以厥攸行奠其所向于時  
大化降格肝嚮睇無聲或應無臭或符羲和乃澡雪靈臺三月閒石  
拜手稽首對越而陳辭曰蓋聞混沌未分胚胚渾渾聲盤古莫造其幽  
原天皇莫測其妙門泰真曷剖二氣何根象運度分孰推吐回奚陳存  
居高聽卑臣願諦聞於是大化窈窕忽物荒上聲歛許勿陰儻音陽曠  
耳殷聰疑闕而張若有言曰爰有太易始素之凝瀕洞鴻蒙無垓音無  
形塊兮杳杳北兮冥冥淪網緼而溟濛洋習忽勿穆以彭宏極音閭

上而彌著玄機嬪以相乘翕若霍號欲呼合納倏夏崢嶸或黃而芽或  
玄而萌或叙昆侖之會或流熠煜之晶合冲融而厚積散旁薄而輕清  
於是坤豁乾隆貞明離去聲列罔直蒙會祛嘔吁未徹徒觀夫天之體也  
則莽莽茫茫奕奕洋洋悠悠蒼蒼倚圓蓋而西傾揭轂軸而左行對濠  
乎百萬之程繚北極而回翔樞紐會乎羣帝嘗蓋開乎無旁沈洪鈞於  
太一婉蕃彙於東皇豐隆翼其雲從兮維軸奄其摧藏雷鬱律於培次  
窞徒感兮電礪先念碑徒念於藩庭羊反合化育乎橐籥播消息夫強  
陽肆權輿於衆有蹇劉獮於金衡叶音戒黃人兮守日額青女兮為霜  
詔招搖使服采兮夾玄冥以縱橫叶胡奉圓靈以獻功兮循五勝而會  
同黃反徒雄代興而順至端倪呈露以低昂上漠漠其罔窮兮下鼎鼎  
澗其莫量原夫曜靈肇構則輝反善赫工鑪轉車先道焯胡沃然而頽  
黯然而顛烟咸池瀆憤虞淵浸濛汜浴甘泉六龍頓馭於扶桑之谷神  
烏駭翼於若木之顛晃煥燦爛瞳瞳的樂追天健以積運成歲功而周

集於是望舒配德魄影虛恒鑣轡金樞匝地聯升斐迥纖阿以後陽明  
世真聳聳而無見若右旋而迅征惟播氣之生和次十二而有定叶平  
胸女六眺了獻警拙望待盈珥垂委氣衍嗣垂精敷桂華棲顧免  
斂羣芒開太素朝輝淪夜色布蓋鼎鼎以示謙亦烝烝而比數其星則  
乍隱乍彰英發綽約嚶嚶爛爛通開照灼焯爍時一極之常居紫宮煌  
於霄堦閣道絕而抵營辰次迢迢而不可度疾効結斗司時攜角枕去聲  
參對毗其甄烏龍虛昂般乎四垠順軌微休闕食彤陵歷合散變現  
紛紛石化而融肉隕而薰事劇則蚩旗動色時和則良策潛雲應景曜  
之悠揚挾卿慶瑞之輪困鑿治忽於幾微節氣候之深沉若乃水氣金  
精潛明大稷乘五月以發基肇上陰而符績英華宛轉其上浮經緯包  
含而東極遠坤抵及左界西流乘槎支石何聲鼓列鈎認山河於兩戒  
辨分野乎中州倬彼昭回維天河漢秋達于霄地涵猶半二道合津尾  
箕斯判故任貢者得以上稽而馮馮相馮者資焉縱觀去聲於是乎庖羲

拓制軒轅著謨爰命南黎靈憲是圖更區候景帝儀畫運情彌調歷既  
成伶律隸籌駟起玄枵之歷歷竟營定之渠渠規觜負觴之覺覺誕東  
井之餘餘白園彰而黑青應黃道正而闇輝運除袞撓槍而不幸掩流  
火而爲烏視中星以布政奠長生而恢墓保章孜孜以救弊推步斤近  
居覲而告猷卅乃俾爰及七倫七學繼統容成垂跡御用錫爾唐采其規獲  
霍宣夜製存蓋渾兼作載二道之機衡貫四遊之儀則仰經緯炳然環  
輪交錯立髀股於往齡闡神智於來學區躔度驗提陬標星紀歷降婁  
鷄首奔析木周倚盈虛於氣朔該次舍而推求王居門兮協約建歲成  
章兮諸福薦玉燭調兮百谷蕃於萬年兮穆天眷於是義和凌兢徙靡  
佩服無渝誕依元化敬授人時

帝車賦

王伯恂

按史記晉書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也故謂之帝運動不  
居故謂之車以愚觀之則帝車之義蓋亦因其同運於天而名之爾愚

又聞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攜龍角之象則謂之帝車者豈亦  
因其象而名之歟唐之文士固嘗爲北斗之賦矣而未有賦帝車者作  
帝車賦其辭曰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爲車兮曰臨制乎八埏收六合於一軫兮載元氣  
之填填仰昊蒼之幼實兮森萬緯之綿聯帝端拱於紫宮兮夫奚事乎  
車轂而周旋審子懷之嗚呼兮思仰觀而遠取歷九關以見帝兮帝玄  
默而無語溯天津之浩蕩兮窺四理之連延靈樞告予以其故兮維景  
耀之所纏吾頰轄夫四海兮亦維幹夫坤乾璇璣權衡璀璨而錯落兮  
開陽搖光晃朗而相宣挾六氣以旁行兮連四時而不息美天路之平  
平兮轉神杓夫附則言兮望舒撰轡兮羲和爲予以先驅衆星離離總  
總而擁轡兮蜚廉豐隆奔美而修隨扶九神而軼羣衛兮歷穹玄而襲  
八維天戈屏跡而自韜兮蚩尤不敢張其旗言東指於陽谷兮蒼龍幼  
幼以駭乘萬物欣然而竝生兮仰陽輝以爲命遭吾駕以南言兮矯朱



鳥之翔翺火傘煖燼而前導兮祝融尙較而施鞭吾西旋於昧谷兮  
生爲予以擊斂奪收策白虎之趨趨兮紛吾行之已遠夏廻顧夫幽都  
兮後騎載夫玄冥冰霜紛採而擁輪兮雷鼓爲予以不鳴羗吾車之駢  
駢兮日東南而西北吾亦孰知其成歲兮自於茲而取則却天駟而弗  
駕兮屏王良而摩馮一北而萬物爲之虛兮一南而物盈搏陰陽以爲  
輪兮攢五行以爲輻膏之以天澤兮合三十六宮於一轂動不聆其壽  
薄兮疾不耳其彭彭奚仲不得致其巧兮造父無以施其能彼下土之  
蚩蚩兮誇古先之六羽逮奇肱之險幽兮亦軒車之飛翫會人力之輶  
輶兮徒自誣於荒誕夫豈知大虛之車兮終萬古而不踰夫此矩評曰  
蕩蕩上帝孰爲車兮維北有斗握其樞兮盤薄萬古臨八區兮明建四  
時輔我皇輿兮此賦也  
賦公潛得其文其賦之賦置選而考歸賜張嘉諸公謂是賦以  
四夫而乘帝車則其賦之賦置選而考歸賜張嘉諸公謂是賦以  
風置榜未寧公曰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  
是賦進問黃公曰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此賦也

走爲人謬爾翰曰同考官素忌嫉南方之士固不足責主詞亦豈曰米  
五色邪賦云帝默無語而靈樞告之故此下皆假靈樞之詞今乃云  
蓋不自知謬反謂賦者諺味之甚矣公乃悔恨怒罵卽自爲文薦先生  
宜居翰苑宰相擬授編修先生力辭歸養其族子王元成時寓京手書  
此賦休寧朱先生升同斯點者故書而跋之鄉人潘叔耕得之元成近  
歲航海歸呂文在又得之叔耕而以歸于程敬之洪武九月丙辰夏  
之要仲魯爲述其故嗚呼先生下第至之未冬死于義八羊迄  
又二十年矣俯仰今昔白衣蒼狗桑田海波變化無盡人謂斯何人謂  
斯何敬之相視感歎未已并門生汪仲魯跋  
洪武九月丙辰夏四月三日門生汪仲魯跋

廣寒宮賦

汪蓉峯

按唐逸史異聞錄所載明皇游廣寒宮事語各不同然皆怪誕不經之  
辭也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則有可推者蓋日陽精也主乎離月陰精  
也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  
也歟世言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爲陽剛之配故有是說猶乾父坤  
母之義也歟故託爲素娥之辭作廣寒宮賦  
夫何素娥之嬋娟兮爰託身於廣寒質團團而外融兮心熒熒而內安  
念茲宮獨弘敞兮匪刻補與丹楹瓦青雲而上覆兮棟虹蜺而中橫靈

星外崎兮泰階前平井木東植兮允金樓薨爛壁奎以交映兮垣墉周  
乎列星豈工師之巧思兮惟太一之玄精虛豁洞達兮晃朗兮隆熙耀  
無方兮高明有容規天以爲度兮環海以爲疆炯素肌之燁燁兮播下  
土而流光羗獨處此中宮兮感四時之代序含柔姿蘊靈德兮朝晦藏  
而宵睹胸臆警而臄魄充兮識盈虛之有數驚爽賴之潛發兮向清蹕  
以延佇露方灑灑生白兮霜又淒其盈宇盼圓靈既雪凝兮顛禾祗復  
冰積湛冷光以無眠兮含翠輝而欲滴何默默而靡言兮悼羣類之生  
生粵陽明之和煦兮匪陰靜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兮物已逐而居貞  
豈宮居而孤歎兮不貌飾而情更愷長位茲北坎兮配離麗之明明彼  
兔蟾與桂樹兮固無取乎此也杵玉曰之玄霜兮孰謂長生而不死也  
羿妃竊樂上逃兮旣怪謬而匪經唐皇託以夜遊兮誕惟欺夫童冥倘  
極一理於天人兮信吾廣寒之有敬辭曰日月運行寒暑生兮一寒一  
暑歲功成兮配日惟月秉陰靈兮厥靈伊何匹妃惟貞兮父乾母坤柔

順以承兮位坎處中殿宮實名兮內守不渝蘊玄之精兮洞濟六合德  
耀斯弘兮嚴凜姿容夜煜秋凝兮猗歎廣寒懸象著明兮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八

甲集

漢書卷之六十八







